

道教仙傳中的黃帝

鄭素春

東南技術學院通識中心副教授

提要

黃帝公孫軒轅是《史記·五帝本紀》中出現的首位帝王，也是道教仙人傳記中第一位修道昇天的帝王。歷史記載黃帝在神農氏衰微以後，打敗炎帝並擒殺蚩尤，被推戴為天子。漢·劉向（西元前77-前8）《列仙傳》認為，軒轅黃帝是位能劾百神、鑄鼎昇天的神聖帝皇；唐、宋、元三朝的道書除了標榜黃帝順天應人的治世偉績外，還強調他尋真訪隱、修道行德後乘龍仙去的歷程。

本文應輔仁大學宗教學系主辦「宗教智慧與智者」學術研討會而撰寫，以黃帝為研究對象，主要是因為「他」存活在大多數認同於中華文化的「炎黃世胄」的歷史生命之中。認識黃帝，有助於深入瞭解他們在遠古時代的求生故事、記取其生活經驗。一些哲人智者和宗教家將有關生命的諸多問題，透過文筆，投射在黃帝身上，反映出他們對探求生命真相的終極關懷；而當黃帝被賦予宗教智者的形象時，他所代言的則是一種具有修道情操的人生智慧。介於真實與虛擬的黃帝仙傳，對於道教中人而言，卻如實地深入其信仰的世界。

黃帝事蹟摻雜了歷史事實和傳奇般的神話，因此，本研究雖不可純然歸於史學，也不可全然視為神話研究，只能直陳為道教研究。本文在參考前人研究之餘，主要以唐《廣黃帝本行記》、宋《雲笈七籤》和元《歷世真仙體道通鑑》為本，輔以相關的文史資料，分三部份探討黃帝的生平、治國與發明以及訪道昇天的情況，論述其生涯的政治和宗教的成分以及在道教修養和知識上所扮演的承傳角色。

關鍵詞：黃帝、道教、仙傳、〈軒轅本紀〉、〈五帝本紀〉

前言

黃帝是《史記·五帝本紀》出現的首位帝王，也是道教仙人傳記中第一位修道昇天的帝王。漢·司馬遷（西元前145-前86）記載，神農氏衰微以來，諸侯互相侵伐，凌虐百姓。軒轅氏乃動武征伐，使諸侯賓從。黃帝又修德振兵，三戰打敗炎帝，並擒殺作亂的蚩尤，而後諸侯咸推尊軒轅以取代神農氏為天子。有土德之瑞，故號黃帝¹。從戰國時代（西元前403-前221）到西漢盛行黃、老道學²，影響所及，締造了西漢文、景兩帝（西元前179-前141）崇尚無為的道家之治。

漢·光祿大夫劉向（西元前79-前8）³著《列仙傳》是第一篇從道家觀點撰寫的文章，內容描述黃帝能効百神，聖而預知，知物之紀，是一位能自擇亡日昇天的神聖帝皇⁴。古代無論政治、哲學、醫書、天文、地理或是養生之書，多依託黃帝之名以傳道。此道即道理、方法和途徑。《漢書·藝文志第十》卷三十記載託名黃帝之書，屬於道家的，如《黃帝四經》四篇、《黃帝銘》六篇、《黃帝君臣》十篇、《雜黃帝》五十八篇；陰陽家有《黃帝泰素》二十篇、《黃帝》十六篇；天文家，如《黃帝雜子氣》三十三篇；歷譜家，如《黃帝五家曆》三十三卷；五行家，如《黃帝陰陽》二十五卷、《黃帝諸子論陰陽》二十五卷；雜占家，如《黃帝長柳占夢》十一卷；醫經，如《黃帝內經》十八卷；經方，如《泰始黃帝扁鵲俞拊方》二十三卷、《神農黃帝食禁》七卷；房中家，如《黃帝三王養陽方》二十卷；神儂家如《黃帝雜子步引》十二卷、《黃帝岐伯按摩》十卷、《黃帝雜子芝菌》十八卷、《黃帝雜子十九

¹ 西漢·司馬遷是以黃帝、顓頊、帝嚳、帝堯和帝舜，合稱五帝。所著，《史記》，（臺北：鼎文書局，1977），卷1，頁1-2。

² 黃老之學廣見於哲學史中，王叔岷，〈黃老考〉指出，《史記》、《漢書》習以黃、老並稱，王叔岷先生詳考之以為，戰國晚期及秦漢間人士，多有託黃帝之名而成書者，惟黃、老並稱，當斷自漢初，亦可能出於戰國末。見所著《莊學管闡》，（臺北：藝文印書館，1978），頁159-177；亦見《東方文化》13卷第2期（1974.7）。其他論著另參：王淩楞，〈略談黃老學派〉，《人文雜誌》1957年第2期；黃留珠，〈對漢初崇尚黃老之學的剖析〉，《人文雜誌》1979年第2期；許抗生，〈略論黃老思想的產生和演變〉，《文史哲》1979年第3期，頁71-76。專書如：吳光，《黃老之學通論》，（杭州市：浙江人民出版社，1985）；陳麗桂，《戰國時期的黃老思想》，（臺北：聯經出版事業有限公司，1991初版，2005初版二刷）等。

³ 錢穆撰，〈劉向歆父子年譜〉考證劉向昭帝元鳳二年生，成帝綏和元年卒。成帝建始元年（西元前32年），劉向年四十八歲，遷光祿大夫，五十四歲（前26）為校中秘書，故知書在其時著撰。該文收入顧頡剛編著，《古史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第5冊，上編，頁101-249。

⁴ 西漢·劉向，《列仙傳》卷上，頁2-3，收在明編《正統道藏》，（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77），第8冊，洞真部，記傳類，海字號，總頁252。

家方》二十一卷等。⁵

一九七三年，考古學家在湖南長沙馬王堆三號漢墓（約西元前 168 年埋藏）發掘出帛書《黃帝四經》，約在戰國中、晚期成書⁶。其中，《經法》篇一開始即標示黃帝治國的準繩說：「道生法。法者，引得失以繩，而明曲直者也。故執道者，生法而弗敢犯也。法立而弗敢廢〔也〕。〔故〕能自引以繩，然後見知天下而不惑矣。⁷」行文強調黃帝以道法治天下，由道生出法令，有了法令就不敢任意觸犯，法令建立了就不敢輕易廢除，能引道以為準繩，就能見知天下而不惑。當時已有依道立法，執道而行的觀念。漢墓出土的竹簡還有《導引圖》、《養生方》等，其中，《十問》記載黃帝向有德望者請教有關「天道運行的法則、治生養生的方法以及人為什麼有死亡、夭壽」等問題⁸。幾乎人們對於生命本質所拋出的疑惑，多透過黃帝本人的言行或黃帝與智者間的對話來解答。今流傳託言黃帝的著作頗多，在有意無意間透露出人們坐而論道、起而行道的人生觀。

本論文係應輔仁大學宗教學系主辦「宗教智慧與智者」學術研討會而撰寫，本文選擇以黃帝為研究對象，主要是因為「他」存活在大多數認同於中華文化的「炎黃世胄」⁹的歷史生

⁵ 東漢·班固 (32-92)，《漢書》，（臺北：鼎文書局，1983），卷 30，〈藝文志第十〉，頁 1730-1779。《史記》、《漢書》習以黃、老並稱，王叔岷先生，〈黃老考〉詳考之以為，戰國晚期及秦漢間人士，多有託黃帝之名而成書者，惟黃、老並稱，當斷自漢初，亦可能出於戰國末。所著《莊學管闡》，（臺北：藝文印書館，1978），頁 159-165。

⁶ 《黃帝四經》約在戰國中、晚期成書，而帛書抄寫於漢文帝初期，包括：《經法》、《十大經》、《稱》和《道原》等四篇。許抗生認為，《經法》、《稱》和《道原》可能先於《管子》諸篇；而《管子》中的稷下黃老思想（約在戰國中期）則可能是《經法》等三篇思想的繼承與發展。《十大經》是戰國後期的作品。所撰〈略論黃老思想的產生和演變〉，《文史哲》1979 年第 3 期，頁 72-73。其他研究另參：唐蘭，〈馬王堆帛書老子乙本卷前古佚書的研究〉，《考古學報》1975 年第 1 期；余明光，〈黃帝四經與黃老思想〉，（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9）；雷敦蘇 (Edmund Ryden)，〈黃帝四經〉(*The Yellow Emperor's Four Canons*，臺北：光啟出版社、利氏學社，1997)；陳鼓應譯註，〈黃帝四經今註今譯〉，（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6）；魏啟鵬，〈馬王堆漢墓帛書《黃帝書》箋證〉，（北京：中華書局，2004）等。

⁷ 《黃帝四經今註今譯》，頁 48。

⁸ 周一謀譯注，〈馬王堆漢墓出土房中養生著作釋譯〉，（香港：海峰出版社，1992）。

⁹ 章太炎先生在〈中華民族解〉以為，中華以華山得名，諸華之名，因其民族初居之地為言。又說「就華山以定限，名其國土曰華」。所著《章太炎全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第 4 卷，頁 252。蘇秉琦先生以為仰韶文化相當於神農時代，該文化就是華民族文化。而華族的標誌，即仰韶文化底溝型玫瑰花彩陶圖案，見所撰〈關於仰韶文化的若干問題〉，《考古學報》1965 年第 1 期，頁 51-82。郭

命之中。史上的黃帝修德振兵，是個能順天地之紀的賢明天子；宗教上的黃帝是一位訪道學仙，鑄鼎昇天的神聖帝皇。無論是從歷史研究的角度或是從道教立場來追本溯源、認識黃帝，均有助於深入瞭解他們在遠古時代求生故事，記取其生活經驗。作為中華民族文化的共同始祖，黃帝的一生流傳著許多治國偉業和訪道修仙的事蹟，因此而不可避免地摻雜了歷史事實和傳奇般的神話。古聖先賢則將人生哲理、處世之道寄託於文筆，經由黃帝代言。而當黃帝被賦予宗教智者的形象時，他所代言的則是一種具有修道情操的人生智慧。

古代文史中有關黃帝的紀錄，除前述《列仙傳》、《史記·五帝本紀》外，漢以前未有黃帝本紀，其事蹟散見先秦作品《逸周書》、《國語》、《戰國策》、《世本》、《竹書紀年》、《管子》、《呂氏春秋》以及漢《大戴禮記》和《淮南子》之中。《列子》、《莊子》混合真實而著重於故事寓言的成分；《山海經》則常用於神話的詮釋。直到晉·皇甫謐(215-283)撰《帝王世紀》¹⁰對《史記》有所補充，而成為後世研究者的重要參考資料。此外，宋代李昉等撰《太平御覽·皇王部四》為官方類書，卷七十九，有〈黃帝軒轅氏〉的傳記¹¹；宋·羅泌撰《路史》成書於孝宗乾道庚寅年(1170)，在卷十四和十五，有〈黃帝紀〉上、下篇，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史部·別史類》¹²，取材駁雜，值得他日另行研究。

現代專書為黃帝立傳的，如史家錢穆著《黃帝》(1978)一書，附以堯、舜、禹、湯、文、武、周公¹³。柏明、李穎科合著《黃帝傳》(1990)等¹⁴。柏明、李穎科自述考證方法，

大順認為，華山腳下史前人羣以玫瑰花圖案為羣體標誌，應就是華山名稱的由來，而使用玫瑰花圖案的這一族羣一仰韶文化廟底溝類型的人們，也就是我們祖先的名稱—華族的由來。所著《追尋五帝》，(香港：商務印書館，2000)，頁38-39。

¹⁰ 晉·皇甫謐，《帝王世紀》，(清·顧觀光輯，據指海本排印，叢書集成初編，北京：中華書局，1985)，頁4-7。另參：現代陸吉校點，《二十五別史》(濟南：齊魯書社，2000)之《帝王世紀》，(清光緒，經訓堂叢書)，頁5-9。本書共十卷，《宋史·藝文志》作九卷，清代顧觀光、宋翔鳳等均有輯本，清光緒中，貴筑楊氏將宋代錢之本一併列入經訓堂叢書。

¹¹ 宋·李昉等撰，《太平御覽》，(上海涵芬樓影印宋本，北京：中華書局，1998)，卷79，〈皇王部四·黃帝軒轅氏〉，頁367-370。

¹² 宋·羅泌，《路史》，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史部·別史類》第383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景印)，書成於乾道庚寅年(1170)，共四十七卷，〈黃帝紀〉在卷14和15，總頁114-135。

¹³ 錢穆，《黃帝》，(臺北：東大圖書，1978初版，1996第4版)。作者弁言寫於民國三十三年(1944)指出，該書內容係就潘公展、印維廉編《民族偉人故事集》第一輯改寫。

¹⁴ 柏明、李穎科著，《黃帝傳》，(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90)。兩人在撰寫《黃帝傳》時，除參閱古代文獻外，還注意到黃帝陵園的現存古蹟和新的考古發現以及《陝西通志》、《續修陝西通志》、《中部縣志》、《續修中部縣志》，特別是于右任的《黃帝功德紀》、黎錦熙的《黃陵志》等近人之作。鄭

對於同記一事而辭有乖雜或事出本異而疑不能判的記載，均採取「並皆抄內，以備異聞」的方法處理。不過，書中企圖打擊荒誕無稽和比附之論¹⁵，反而使黃帝的存在顯得更加撲朔迷離。又，從神話的角度研究黃帝的作品很多，其中，日本學者森安太郎著、王孝廉譯《黃帝的傳說—中國古代神話研究》¹⁶，為一代表性作品，森氏討論軒轅是黃龍、是主雷雨之神等，極具豐富的聯想力。

在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疑古思潮盛行時，五帝紀載一度被否定，往往被疑為周、秦、兩漢時代所編造¹⁷。我們並不懷疑疑古派在撻伐古史荒謬以及破除某種「信奉」觀念上的貢獻¹⁸，但是本文涉及民族文化認同的屬性，不宜採用疑古派科學主義的信條或研究迷信的態度來撰寫。也因此，本研究雖不可純然歸於史學；也不可全然視為神話研究，只能直陳為道教研究。黃帝屬於傳說時期的歷史人物，撰寫傳記的困難，一則由於可參考的資料有限；一則在於資料的真實性難以把握。司馬遷作〈五帝本紀〉時，曾經懷疑遠古傳說的真實性。其父太史公司馬談曰：「學者多稱五帝，尚矣。然《尚書》獨載堯以來；而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孔子所傳宰予問《五帝德》及《帝繫姓》，儒者或不傳。」由於《尚書》的記載從〈堯典〉開始，則堯以前「三皇五帝」¹⁹的傳說有待商榷，於是司馬遷透過實地

素春，〈軒轅黃帝的訪道與昇天〉，《性與命》第11期（2001.12），頁91-118。研究黃帝之論著頗多，不一一論及。

¹⁵ 柏明、李穎科著，《黃帝傳》，頁22。

¹⁶ 森安太郎著、王孝廉譯，《黃帝的傳說—中國古代神話研究》，（臺北：時報出版公司，1988），頁176-208。

¹⁷ 參見：顧頡剛，〈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收錄於《顧頡剛古史論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88）第1冊，頁102。此外，朱天順認為，黃帝的出現是出於陰陽五行家之手。所著《中國古代宗教初探》，（臺北：麥芽文化，不著撰年），頁226。

¹⁸ 顧頡剛在中國上古史研究課第二學期講義序日說：「我們的古史中的一個最大癥結。這個癥結自從發生以來，大家莫名其妙地在信奉：就是對它懷疑的人想要攻擊它，也因各方面的材料都給弄亂了，尋不到一個頭緒，無法下手。攻擊既不可能，於是編起古史來，雖明知它是荒謬，也不得不依聲學舌，照鈔一遍。一方面又因帝統即是道統，而道統是國性國本之所繫，所以這一個系統就成了國家的功令、倫理的中心，有不信的就是離經畔道，該在誅滅之列。」收入顧頡剛編著，《古史辨》第5冊，上編，頁252-253。

¹⁹ 三皇五帝有多種說法，晉·皇甫謐（215-283）著，《帝王世紀》是以伏羲、神農、黃帝為「三皇」，少昊、高陽（顓頊）、高辛（帝嚳）、唐堯、虞舜為「五帝」。署稱孔氏作述、漢孔安國傳本，《尚書》，（景印宋乾道淳熙間建安王朋甫刊本，國立中央圖書館善本叢刊，臺北：中央圖書館，1991），書前由漢·孔安國作〈尚書序〉、唐代陸德明釋文，也依此順序。根據顧頡剛考證，戰國時代鄒衍立說「五德終始」約在西元前三世紀的前半，他的書雖失傳，猶幸戰國後期（西元前239年）所作的《呂氏春秋》保留其鱗爪。三皇五帝，見於《呂氏春秋》，〈貴公〉、〈孝行覽〉兩篇。西漢淮南王劉安（立

訪察表示：「余嘗西至空桐，北過涿鹿，東漸於海，南浮江淮矣，至長老各往往稱黃帝、堯、舜之處，…故著為本紀書首。²⁰」西漢元帝（西元前 48-前 33）時人，戴德著《大戴禮記·五帝德》記載，宰我聽說黃帝三百年，因而請教孔子（西元前 552-前 479）「請問黃帝者人邪？抑非人邪？何以至於三百年乎？」孔子曰：

黃帝，少典之子也，曰軒轅。生而神靈，弱而能言，幼而慧齊，長而敦敏，成而聰明。治五氣，設五量，撫萬民，度四方；教熊羆貔豹虎，以與赤帝戰於阪泉之野。三戰，然後得行其志。黃帝黼黻衣，大帶黼裳，乘龍扈雲，以順天地之紀，幽明之故，死生之說，存亡之難。時播百穀草木，故教化淳鳥獸昆虫，歷離日月星辰；極攻土石金玉，勞心力耳目，節用水火材物。生而民得其利百年，死而民畏其神百年，亡而民用其教百年，故曰三百年。²¹

孔子所認知的黃帝，生而神靈，能調理陰陽五行，設定量器，安撫萬民。他教導士卒習戰，稱名熊、羆、貔、豹、虎等²²，以與赤帝大戰於阪泉（在古涿鹿城東一里，今河北省涿鹿縣治）之野²³，穿著繡有龍紋的衣裳，乘坐於龍背，依倚雲氣升降²⁴，具備了「能順天地之紀」

於文帝 16 年，西元前 164，死於武帝元狩元年，前 122）作《淮南子》，按照：燧人一伏羲—神農—黃帝的系統。而「秦漢間的齊學叢書」《管子》敘述自上古到周上泰山去封禪的受命天子，在黃帝前加上炎帝、神農氏、虞羲和無懷氏。顧氏以為，西漢司馬遷是依《大戴禮記》的〈帝繫〉和〈五帝德〉作五帝世系，可稱為「前期五帝說」；《易經·繫辭傳》和《戰國策·趙策》的加入，於是新系統：伏羲—神農—黃帝—堯—舜又成立了，可稱「後期五帝說」。詳所撰，〈五德終始說下的政治和歷史〉，收入所編《古史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第 5 冊，上編，頁 417-464。

²⁰ 《史記》卷 1，頁 46。

²¹ 清·王聘珍撰、王文錦點校，《大戴禮記解詁》，（清光緒十三年廣雅書局刻本為底本，北京：中華書局，1983），卷 7，〈五帝德第六十二〉，頁 117-118。現代本參閱：高明註譯，《大戴禮記今註今譯》，（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3），頁 248-249。後本與前本略有不同，如：「教熊羆貔貅虎豹」、「昆虫」。

²² 《史記》卷 1，頁 3 類似之處，云：「教熊、羆、貔、貅、貙、虎」註解 8 有二義，一是《索隱》：「此六者猛獸，可以教戰。」一是《正義》：「言教士卒習戰，以猛獸之名名之，用威敵也。」本文取義後者。

²³ 清·王聘珍引用酈道元注《水經》灋水條下云：「《魏土地記》：『下洛城東南六十里，有涿鹿城，城東一里有阪泉，泉上有黃帝祠。』」所著《大戴禮記解詁》，頁 118。錢穆認為，炎、黃的戰場在山西解縣鹽池附近，阪泉有時寫作版泉，是流入鹽池的一個泉水。所著，《黃帝》，頁 8。另見：柏明、李穎科，《黃帝傳》，頁 46，說明：阪泉，古地名，一說在今山西省運城縣，見《夢溪筆談·辨證一》；一說在今河北省涿鹿縣，見《晉太康地理志》。

²⁴ 「乘龍扈雲」，《漢語大字典》卷 3，頁 2263。「扈」：倚靠；背靠。《釋名·釋床帳》：「扈，依也，在

等功績。因此，當其生前而人民得其利百年，死亡後而人民畏其神百年，用其教化百年，故說他的存在等同於三百年。戴德透過聖人孔子的描述確認了黃帝的存在，黃帝的治績也經由前引對話表露無遺。

本文在參考前人研究之餘，主要以唐、宋、元道書為本，輔以相關的文史資料，闡述道教仙傳記載中所呈現的黃帝。屬於道教仙傳的資料，茲以明編《正統道藏》（版本採用，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77）為主，整理如下：

1. 漢·劉向著，《列仙傳》卷上，頁 2-3，收入《正統道藏》第 8 冊，洞真部，記傳類，海字號，總頁 252。
2. 唐·閩州晉安主簿王瓘撰，《廣黃帝本行記》一卷，頁 1-12，《正統道藏》第 8 冊，洞真部，記傳類，海字號，總頁 199-205。
3. 宋·張君房集，《雲笈七籤》卷一百，〈軒轅本紀〉，頁 2-23，《正統道藏》第 38 冊，太玄部，以字號，總頁 280-295。
4. 元·趙道一編撰，《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一，〈軒轅黃帝〉，頁 1-27，《正統道藏》第 8 冊，洞真部，記傳類，海字號，總頁 312-325。

漢代《列仙傳》記載七十位仙人，以短短的一百七十一字描述黃帝。《新唐書·藝文志》卷五十八中，著錄「王瓘《廣軒轅本紀》三卷」²⁵。《正統道藏》收錄王瓘《廣黃帝本行記》共一卷，內容大致描述黃帝在天下大定之後尋真訪隱、問道求仙以及修道昇天的經過。由此可以推測《正統道藏》本的前兩卷（上、中）已佚失，僅存下卷，標題為〈修行道德〉。書末止於大唐廣明二年，即僖宗中和元年（西元 881 年）。宋《雲笈七籤》中的〈軒轅本紀〉和元《歷世真仙體道通鑑》的〈軒轅黃帝〉，均以較長篇幅撰寫黃帝傳，兩傳內容相仿，可能係參考《廣軒轅本紀》而撰著，或可彌補《廣黃帝本行記》佚失的部分。本文以道教方面的記載為依據，論述黃帝生涯中的政治和宗教的成分以及在道教修養和知識上所扮演的承傳角色。限於篇幅及文章通暢的考量，將一些史料考證的細部說明置入註中。行文順序分為：一、黃帝的生平；二、治國與發明；三、訪道與昇天。

本文因臺灣師範大學胡其德教授提供寶貴意見、與會人士善意的提出疑問以及匿名審稿人對於古書版本等建議，而得以補充修正；在資料蒐集上，得到國家圖書館羅金梅、中研院

後所依倚也。」

²⁵宋·歐陽修、宋祁，《新唐書》，（臺北：鼎文書局，1985），卷五十八，〈藝文志第二〉，頁 1484。

民族所林義娥女士和輔仁大學宗教研所劉韋廷之熱力協助，特此一併致謝。

一、黃帝的生平

現代研究對於炎、黃族源，說法不一。史前考古學有「三集團說」，指的是中原的華夏集團、東方的東夷集團，還有以江漢地區為主的蠻苗集團。三大族是秦、漢間所稱「中國人」的主要來源。炎帝、黃帝所屬的華夏集團發源於陝西北部 and 南部，他們向東發展，進入河南、山西，直到河北北部²⁶。又，從考古文物的新發現，黃帝的族系也可能來自北方或東北方，屬於至今大約五千年前遼西地區的紅山文化區²⁷。印順研究古代神話以為，炎帝屬於崇拜羊的西方羌族；黃帝族系崇拜神龍，原屬來自西方的氐族。而且，周代王室推尊黃帝為遠祖，「統一」其他民族，說是黃帝子孫，這是出自姬周的文化政策²⁸。另外，據郭大順研究，黃帝是來自北方紅山文化、燕山南北地區，以畜牧和漁獵經濟為主的集團。²⁹

黃帝的先人究竟來自西方、北方或東北方？迄無定論。不過，目前多數言論贊成：傳說中的「炎、黃時代」約當西元前三千到兩千年前，在發生多次氏族間大規模的戰爭後，導致民族融合，至周代形成華夏族³⁰。由於年代久遠，研究者經常遭遇的問題如：1.黃帝的出生地、姓氏；2.黃帝與炎帝的關係；3.黃帝與炎帝、蚩尤決戰及建都的地點；4.黃帝所至之處以及現代地理位置的考證等。因為與本文主旨不太相關，行文時置入註中或在後文提及。

²⁶ 徐旭生，《中國古史的傳說時代》（北京：科學出版社，1960），頁39。更早的說法，亦見：蒙文通分中國古代民族為江漢民族（炎帝）、河洛民族（黃帝）和海岱民族（秦族），所著《古史甄微》（香港：商務印書館，1933）；傅斯年，〈夷夏東西說〉，《慶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歲論文集》，（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外編第一種，1935，臺北南港：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景印，1992），頁1093-1134。

²⁷ 蘇秉琦，《華人·龍的傳人·中國人》，（瀋陽：遼寧大學出版社，1997），頁130。

²⁸ 印順，《中國古代民族神話與文化之研究》，（臺北：正聞出版社，1994四版），頁3。

²⁹ 郭大順提出「新三集團」，除黃帝族屬外，還有以仰韶文化為代表以中原粟作農業區為主要活動範圍的神農氏華族集團；以大汶口文化和良渚文化為代表，以東南沿海稻作農業區為主要活動範圍的虞（夷）夏集團。參閱：郭大順，《追尋五帝》，（香港：商務印書館，2000），頁14和122。

³⁰ 王青，《漢朝的本土宗教與神話》，（臺北：洪葉文化，1998），頁60-62。相關研究另參：何光岳著，《炎黃源流史》，（南昌市：江西教育出版社，1992），頁507；王獻唐，《炎黃氏族考》，（濟南：齊魯書社，1985），頁3-5。

(一) 漢、晉古書的記載

《史記》記載³¹，黃帝，少典之子，姓公孫，名軒轅。生而神靈，弱而能言，幼而徇齊，長而敦敏，成而聰明。神農氏世代衰微，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於是軒轅乃習用干戈，修德振兵，治五氣，種五穀，撫萬民，度四方。教熊、羆、貔、貅、貙、虎，以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³²，三戰然後得其志。蚩尤作亂，不用帝命，黃帝乃徵師諸侯，與蚩尤戰於涿鹿（今河北省涿鹿縣東南六十里）³³之野，遂擒殺蚩尤。而諸侯咸尊軒轅為天子，代神農氏，是為黃帝。天下有不順者，黃帝從而征之。黃帝所至之地，東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在山東省）。西至于空桐（在甘肅省）³⁴，登雞頭³⁵。南至于長江，登熊山、湘山（在湖南省）³⁶。北逐葷粥（匈奴別名），與諸侯合符於釜山³⁷，都邑於涿鹿山下的平地。遷徙往來無常處，以環繞的師兵為營以自衛。官名皆以雲字命名³⁸，稱為雲師。置左、右大監，監于萬國。萬國和順，而常行鬼神山川之封禪³⁹。傳說黃帝獲得寶鼎，迎日推策⁴⁰。他舉用風后、力牧、常先、大鴻以治民。順天地之紀，幽明之占，死生之說，存亡之難。時播百穀草木，淳化鳥獸蟲蛾，旁羅日月星辰水波，土石金玉，勞勩心力耳目，節用水火材物。有土德之瑞，故號黃帝。二十五子之中，

³¹ 《史記》，卷1，頁1-10。

³² 同註22。在古涿鹿城東，屬於今河北省涿鹿縣治。

³³ 北京大學王北辰教授引東漢·班固，《漢書·地理志》，上谷郡下記有涿鹿縣。《魏土地記》載：「下洛城東南六十里有涿鹿城，城東一里有阪泉，全上有黃帝祠」。其考證以為，古涿鹿城在今河北省涿鹿縣東南六十里的矾山鄉，而阪泉在古涿鹿城東一里。所撰〈黃帝史跡涿鹿、阪泉、釜山考〉，《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44年第1期，頁109。

³⁴ 唐·張守節，《史記正義》引《括地志》云：「空桐山，在肅州福祿縣東南六十里。」又云：「笄頭山一名崆峒山，在原州平高縣西百里，…《輿地志》云或即雞頭山也。…《莊子》云廣成子學道崆峒山，黃帝問道於廣成子，蓋在此。」《史記》卷1，頁6之註4。查為今甘肅省平涼縣西。

³⁵ 唐·司馬貞，《史記索隱》：「山名也。後漢王孟塞雞頭道，在隴西。一曰崆峒山之別名。」

³⁶ 《史記集解》引《地理志》曰：湘山在長沙益陽縣；唐·張守節，《史記正義》引《括地志》：熊耳山在商州上洛縣西十里；湘山在岳州巴陵縣南十八里。《史記》卷1，頁7之註5。

³⁷ 《史記索隱》認為，一種可能是合諸侯符契圭瑞，而朝會於釜山；另一種可能是指黃帝得黃雲之瑞。《史記》卷1，頁7之註7。《史記正義》引《括地志》云：「釜山在媯州懷戎縣北三里。」一說在今河北涿鹿縣西南保岱村北三里某山；一說在今河南，又名荆山的覆釜山。另一說，釜山也可能在山東。

³⁸ 《史記集解》，應劭曰：「黃帝受命，有雲瑞，故以雲紀事也。春官為青雲，夏官為緡雲，秋官為白雲，冬官為黑雲，中官為黃雲。」見《史記》卷1，頁7之註10。

³⁹ 《史記·封禪書·正義》：「此泰山上築土為壇以祭天，報天之功，故曰封。此泰山下小山上除地，報地之功，故曰禪。」

⁴⁰ 言黃帝得神策，可以推算曆數，以知節氣和日辰之將來。

得賜姓者十四人。嫫祖為黃帝正妃，生二子，其後皆有天下：其一曰玄囂，降居江水（在四川省）；其二曰昌意，降居若水（在四川省）。黃帝駕崩，葬橋山（在陝西或甘肅，兩省交界處）⁴¹。

《列仙傳》稍晚於《史記》，行文雖然簡約，卻奠定了黃帝乘龍仙去的形象：

黃帝者，號曰軒轅，能効百神，朝而使之。弱而能言，聖而預知，知物之紀，自以為雲師，有龍形。自擇亡日，與群臣辭，至於卒，還葬橋山，山崩柩空無尸，唯劍烏在焉。仙書云：黃帝採首山之銅，鑄鼎於荆山之下。鼎成，有龍垂胡髯下迎帝，乃昇天。群臣百僚悉持龍髯，從帝而升，攀帝弓及龍髯，拔而弓墜，群臣不得從，望帝而悲號。故後世以其處為鼎湖，名其弓為烏號焉。神聖淵玄，邈哉帝皇，暨蒞萬物，冠名百王，化周六合，數通無方，假葬橋山，超升昊蒼。

在前面，我們談到研究者經常遭遇的問題，炎帝和黃帝的關係即其一。主要原因是，先秦作品《國語·晉語》語意不明的指涉炎、黃同是少典所生。記載曰：

黃帝之子二十五人，其同姓者二人而已。唯青陽與夷鼓皆為己姓。…四母之子，別為十二姓。凡黃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為十二姓。姬、酉、祁、己（或作巳）、滕、箴（或作箴）、任、荀、僖、姁、僂、依是也…同德之難故也。昔少典娶于有蟠氏，生黃帝、炎帝。黃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異德，故黃帝為姬，炎帝為姜，二帝用師以相濟也，異德之故也。異姓則異德，異德則異類。⁴²

人們往往因此以為炎、黃的戰爭是兄弟鬩牆之爭。司馬遷筆下的神農氏、炎帝、黃帝別

⁴¹《史記索隱》引《前漢書·地理志》：「橋山在上郡陽周縣，山有黃帝塚也。」《史記正義》引《括地志》：「黃帝陵在寧州羅川縣東八十里子午山。」可能地點有三：1. 在今陝西省靖邊縣城北的古城峁：王北辰撰，〈橋山黃帝陵地理考〉，《西北史地》1995年第2期，頁22-24。2. 今慶陽地區甘肅正寧縣東五傾原鄉：見張耀民，〈黃帝塚在寧州羅川縣東八十里子午山〉，《甘肅社會科學》1994年第1期，頁114-116；亦見〈黃帝塚原址考〉，《西北史地》1994年第1期，頁1-5。3. 陝西黃陵縣西北：劉文學，〈黃帝故里文獻錄〉（鄭州市：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又，中華炎黃研究會等編，〈黃帝故里故都在新鄭〉（鄭州市：中州古籍出版社，2005）。

⁴²《國語》，（清代明道本，參校四部叢刊影印明代翻刻公序本，臺北：里仁書局，1980），卷10，〈晉語四〉，頁356。另見：《國語》，（四部叢刊史部，上海涵芬樓借杭州臧明金李刊本景印），卷10，〈晉語第十〉，頁9-10。說明：後書記載十二姓中，己作「巳」，箴作「箴」。《史記索隱》：青陽與夷鼓同為己姓；玄囂，是帝嚳，祖本與黃帝同姬姓。《史記》，卷1，頁9，註1。

為三人，但有些學者認為炎帝即神農氏或神農氏的後代⁴³。但是從晉·皇甫謐《帝王世紀》的記載反映出炎、黃兩帝的母系氏族皆和「少典氏」通婚，少典非人名，而是氏族名。而且，「炎帝神農氏」與「神農氏之末的黃帝」，相去數代之遠。由此解釋了炎帝、黃帝是同出於少典氏的親族，而非兄弟。相關證據顯示炎帝、黃帝的不同身世：

第一、「炎帝神農氏，母曰任姁，有嬌氏之女，名女登，為少典正妃。遊於華山之陽，有神龍首感女登於常羊，生炎帝，人身牛首，長於姜水，因以氏焉。有聖德，繼無懷氏後，以火承木，位在南方，主夏，故謂之炎帝。都於陳，作五絃之琴，始教天下種穀，故人號曰神農氏。…炎帝自陳營都于魯曲阜…在位一百二十年而崩。…次帝榆罔，凡八世，合五百三十年。」

第二、「黃帝有熊氏，少典之子，姬姓也。母曰附寶，其先即炎帝母家有嬌氏之女，世與少典氏婚，故《國語》兼稱焉。及神農氏之末，少典氏又娶附寶，見大電光繞北斗，樞星照郊野，感附寶，孕二十五月，生黃帝於壽邱（同「丘」），長於姬水，因為姓。龍顏，有聖德，受國于有熊，居軒轅之邱，故因以為名，又以為號。治五氣，用五量，及神農氏衰，蚩尤氏叛，不用帝命，黃帝於是修德撫民…諸侯咸叛神農而歸之。黃帝於是乃擾馴猛獸，與神農氏戰於阪泉之野，三戰而克之。又徵諸侯，使力牧、神皇直討蚩尤氏，擒之于涿鹿之野，使應龍殺之于凶黎之邱。…帝在位百年而崩，年百一十歲矣。或傳以為仙，或言壽三百年。」⁴⁴

《大戴禮記》和《史記》出現的教導熊、羆等，在此直接替代為「擾馴猛獸」，並未取名士卒之義。此外，《帝王世紀》還補充了有關黃帝生長地⁴⁵、黃帝的大臣、諸多發明和四

⁴³ 有以炎帝即神農氏，如：王符《潛夫論·五德志》、唐·張守節《史記正義》等；不以炎帝為神農的，如唐·司馬貞《史記索隱》、《漢書·郊祀志》；李奇注「炎帝，神農后。」更多的討論，參見：何光岳，《炎黃源流史》，頁 69-70。

⁴⁴ 《帝王世紀》，頁 3-4。唐·司馬貞《史記索隱》認為：「少典者，諸侯國號，非人名也。」《史記》卷 1，頁 2。

⁴⁵ 出生地壽丘，按《史記正義》：在魯東門北，今在兗州曲阜縣東北六里。《史記》卷 1，頁 2 之註 1。長於姬水，參見：何光岳引《水經·渭水注》：「岐水東廷姜氏城南，為姜水。…姜水城，今名姜城堡，在寶雞市南七里。」故云姬水係岐山下的歧水，姬、姜二水相鄰。因此說黃帝與炎帝出自同族，亦不為過。所著《炎黃源流史》，頁 71。

妃生二十五子⁴⁶等紀事。後出的唐、宋、元道教仙傳多以《帝王世紀》為本，而加以補充擴大其說法。

(二) 唐、宋、元道書的記載

唐、宋、元道教仙傳之中，如前所述，現存唐·王瓘《廣黃帝本行記》的版本已有部分佚失。宋·張君房集《雲笈七籤》卷一百和元·趙道一編撰《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一的黃帝事蹟（以下皆稱宋、元道書），有些是其他古書所不曾提及的。相形之下，宋、元道書對於炎、黃兩帝的關係和當時發生多次戰爭，加以合理化的潤飾，而黃帝的建都地點、所至之處以及當世地理位置等，在二書中也經過簡明的考證。茲整理如下：

1. 黃帝姓公孫，有熊國君少典之次子。但是，宋、元道書對於黃帝姓公孫，表示疑惑。註解說：「自周制五等諸侯以後乃有公孫姓，軒轅為黃帝，長於姬水，合以姬為姓，不知古史何據也。」又註：「…伏羲生少典，少典生神農及黃帝，襲帝位，居有熊之封焉。⁴⁷」兩書一開始，並未明言他們是同出於少典氏族，還是同出於一人的兄弟。至後文，才顯示出神農的第八代榆岡（《帝王世紀》作罔），大致和黃帝同時。
2. 黃帝出生時，天有異象。兩書均言及：「其母西喬氏女，名附寶。暝見大電光繞北斗樞星，照于郊野，附寶感之而有娠。以樞星降，又名天樞，懷之二十四月，生軒轅於壽丘。帝生而神靈，幼而徇齊，長而敦敏，成而聰明。龍顏日角，河目隆頰，蒼色大肩。始學於大項，長於姬水。帝年十五，心慮無所不通，乃受國於有熊，襲封君之地，以制作軒冕，乃號軒轅。⁴⁸」在此，不同於居軒轅之丘的說法，道教的記載說他因制作軒冕，得軒轅之名。
3. 黃帝治國初期，歷經一段太平盛世。當他娶西陵氏之女於大梁（今河南開封），元妃嫫祖為他生了兩個兒子—玄囂和昌意，他喜於「天下之戴己」的日子。書載：鴻黃之代，統一人民。時人未使而民自化，未賞而民勸，其心愉而不偽，其事素而不飾，謂

⁴⁶ 《帝王世紀》，頁5，記載：「有四妃生二十五子。元妃西陵氏女，曰嫫祖，生昌意；次妃方雷氏女，曰女節，生青陽；次妃彤魚氏女，生夷鼓，一名蒼林；次妃嫫母，班在三人之下。」

⁴⁷ 《雲笈七籤》卷100，頁2-3，總頁280-281；《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1，頁1，總頁312。

⁴⁸ 《雲笈七籤》卷100，頁3，總頁280；《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1，頁1，總頁312。

之太清之始。外戶不閉，是謂大同。黃帝理天下十五年，竭盡聰明，使百姓修德，常考劾人民的功德，而專務於法教。當其時，他有賢妻養蠶為絲，有天老、五聖佐理政務，各種發明應時而出。後來，他納女節為妃，生少皞；再納醜女號嫫母，使訓宮人而有淑德；又納費修氏為夫人。庶民甘食美服，樂其俗，安其居。鄰國相望，雞犬之音相聞，至老而不相往來，人心無求之故。所謂「黃帝理天下，便民心，謂之至理之代」。⁴⁹

4. 黃帝治理天下，初居有熊之國，稱有熊帝。他原本不好戰爭，當神農氏之第八代榆岡始衰，諸侯相侵。黃帝以中央之色稱號，四方也各以方色稱號。諸侯僉共謀之，邊城日益緊張。黃帝於是在首陽山（原注：在河中郡，查在今山西省蒲阪縣東南）令士兵採集首山之金（銅礦），鑄刀造弩；於東海流波山得夔牛，以牛皮製鼓；擊鼓吹角，訓練武士。他語帶威脅地說：「日中必昃，必割狂屈！」圖謀者皆稱其「知言」。帝有天下二十二年後，忽有蚩尤氏不恭奉帝命，帝乃徵諸侯討伐之。⁵⁰
5. 黃帝時代的戰爭，先是和神農氏的後代榆岡合謀，共擊蚩尤，大戰於涿鹿之野（原注：地在上谷郡，南有涿鹿城）；再戰冀州，擒殺蚩尤於絕轡之野（在媯州），都於涿鹿城。後來，黃帝又與榆岡爭天下，戰於阪泉（原注：在上谷郡，今媯州），三戰克之；接著北逐獯鬻之戎⁵¹，並討伐諸侯之不順從者，凡五十二戰，天下大定，諸侯咸尊為天子。帝以己酉歲立⁵²，承神農之後，位居中央，臨制四方，破山通道，未嘗寧居。他命令風后負籌書，伯常荷劔，旦出流沙，夕歸陰浦，行萬里而一息，反涿鹿之阿。又命令豎亥推算領土，東西得二萬八千里；南北得二萬六千里。帝又試百神而朝之，畫野分州，別尊卑之位與華戎之異。帝旁行天下，得百里之國者萬區（原注：今縣邑），所謂「首出庶物，萬國咸寧」。⁵³
6. 在萬國咸寧之際，黃帝持續發明、建設並問道求仙：容成子造律曆、素女教黃帝鼓絃瑟，制七情、行十義之教，為制禮作樂之始。仙傳中還有更精彩的部分，即：神人西

⁴⁹ 《雲笈七籤》卷 100，頁 4-9，總頁 280；《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 1，頁 1-6，總頁 312-314。

⁵⁰ 《雲笈七籤》卷 100，頁 13-14，總頁 286；《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 1，頁 10-11，總頁 316-317。

⁵¹ 《史記》作葷粥，詳前文。

⁵² 黃帝即位，道教記載在己酉歲。現代劉家齊考證以為，黃帝建國之元年在西元前 2584 年。見所撰〈黃帝和夏朝年代考〉，《安徽史學》1994 年第 2 期，頁 19-23。

⁵³ 《雲笈七籤》卷 100，頁 15，總頁 289；《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 1，頁 19，總頁 319。

王母慕黃帝之德，乘白鹿來獻白玉環；黃帝遊歷西山、沃人國、冥伯之丘、崑崙之墟、華胥國；往天毒國居之，因名軒轅國（原注：後來曰天竺國）；又西至窮山女子國，北遊崑崙宮，東至海。黃帝以天下大定，符瑞並臻，乃修興封禪，所生二十五子之中，得姓者十二人⁵⁴。螺祖生二子玄囂、昌意並不居帝位；帝妃女節生少昊，名摯，字青陽，即帝位，號金天氏。昌意娶蜀山氏之女生顓頊，為黃帝嫡孫，亦襲帝位，號高陽氏。此後黃帝尋真訪隱，問道求仙，鑄鼎鍊丹，以法傳於玄子，最後乘龍仙去。⁵⁵

從宋《雲笈七籤》、元《歷世真仙體道通鑑》之記載可知，黃帝的出生地在今山東省之壽丘；立國之初，居住於受封國有熊，即今河南新鄭所在。當他率領士卒，擒殺蚩尤後，都於古涿鹿城，在今河北省涿鹿縣東南。關於戰爭的先後次序，道書與《史記》不同，黃帝先是和神農氏的後代榆岡聯合打敗蚩尤，後來才和榆岡爭天下，以此巧妙地排除了炎、黃兄弟鬩牆的可能性。道書與《史記》相同之處，即黃帝雖然都於涿鹿城，卻依舊遷徙無常，未嘗寧居；連年征戰，北逐獯鬻，平定諸侯，一統天下。宋、元道教仙傳多取材於《帝王世紀》，與《史記》和《帝王世紀》作比較，增添許多豐富的情節，如：黃帝的婚姻子女、征戰建國、即位在己酉年等。又加上一些神話般的描述，如：黃帝命令「風后負籌書，伯常荷劍，旦出流沙，夕歸陰浦，行萬里而一息」、「神人西王母來獻白玉環」。而最後，宋、元道書又添加一筆關於黃帝在傳位於少昊、顓頊之後，開啟的尋真訪隱，問道求仙的旅程。

二、治國與發明

（一）初期統治

黃帝統治初期歷經一段太平盛世。宋、元道書記載：帝年十五，心慮無所不通，乃受國於有熊。當時的一些發明，除了元妃嫫祖養蠶為絲外，有天老、五聖佐理之。黃帝取伏羲氏之卦象，作八卦之說，謂之八索。其他發明有：大臣曹胡造衣，伯余造裳，於則造履，黃帝也因之作冠冕。在其他臣民協助下，作舟楫、車、舂、杵、臼，作竈、弓、矢，作屋和宮室、築城邑等。當時有神馬出生澤中，出自大封國（原注：亳州東古國，查在今河南商丘東北）名為澤馬；又得騰黃神獸，色黃，狀如狐，背上有兩角、龍翼（原注：出日本國，壽三千歲，

⁵⁴ 出處同上，原注：姬、西、祈、巳、滕、箴、任、苟、僖、詰、旋、依。根據前引《國語·晉語》顯見傳抄之誤。參考註40。

⁵⁵ 《雲笈七籤》卷100，頁21-32，總頁290-295；《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1，頁17-20，總頁320-321。

日行萬里)。黃帝乘騰黃神獸，而得以周遊六合，所謂「乘八翼之龍，遊天下也」，故遷徙往來無常。黃帝開始教人乘馬，有臣肱作服牛（指駕牛）。又，鑄釜、造甑而烹粥，以易茹毛飲血之弊；作屋、築宮室，以避寒暑燥濕。有臣沮頌、蒼頡觀鳥跡，以作文字；又有黃龍負圖而出，稱河圖；有圖和文字以後，即制文章，始代結繩記事，而作書契。黃帝定百物之名，一號帝鴻氏，一號歸藏氏，乃以其制《歸藏書》得名，書即《易》之始。黃帝垂衣裳之後，作龍袞之服，畫日月星辰於衣上，以象天文。⁵⁶

黃帝時代有關氣象及曆法、天文、算數等知識的發現和紀錄，據前引二書綜合整理如下：
1.大撓造甲子；2.黃帝作紀曆以定年；3.女媧之後代容成氏善知音律，始造律曆；4.黃帝問天老，得天元日月星辰之書、天文刻漏之書以紀時；5.臣隸首善算法，始作數，著算數；6.臣伶倫，作權量。7.黃帝得蚩尤，始明乎天文；8.帝又獲寶鼎，乃迎日推策，於是順天地之紀，旁羅日月星辰；9.作蓋天儀；10.作占日月之書、占星、占候之法等。關醫藥知識的發現和著作，有：1.岐伯善說草木藥性，修神農所嘗百草性味以理疾，作《內外經》；2.有雷公述炮炙方，定藥性之善惡；3.扁鵲、俞附二臣定脉經；帝與扁鵲論脉法，撰脉書上、下經；4.帝問岐伯脈法，又制《素問》等書及《內經》（指《黃帝內經》）⁵⁷；5.帝問少俞鍼注，乃制鍼經明堂圖灸之法，此鍼藥之始。⁵⁸

（二）戰爭時期

蚩尤作亂，打斷了所謂「外戶不閉，是謂大同」的太平盛世。蚩尤的出身，有說是古天子、九黎之君或者是炎帝之裔⁵⁹。春秋時代至秦、漢間作品《管子》曾言及蚩尤原為黃帝六相之一。：

黃帝澤參，治之至也。昔者黃帝得蚩尤而明於天道，得大常而察於地利，得奢龍而辯於東方，得祝融而辯於南方，得大封而辯於西方，得后土而辯於北方。黃帝得六相而

⁵⁶ 《雲笈七籤》卷 100，頁 4-8，總頁 281-283；《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 1，頁 1-5，總頁 312-314。

⁵⁷ 《雲笈七籤》卷 100，頁 13，總頁 286，註：「今有二帙，各九卷。後來就修之，按《素問》序云：岐伯作，今卷數大約闕少。其八十一難後來增修。又云：天降素女以治人疾，帝問之，遂作素問也。」

⁵⁸ 《雲笈七籤》卷 100，頁 9-13，總頁 284-286；《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 1，頁 6-11，總頁 314-317。

⁵⁹ 南朝·宋·裴駰，《史記集解》：「應劭曰：蚩尤，古天子。」唐·張守節《史記正義》：「孔安國曰：九黎君號蚩尤是也。」參見：《史記》卷 1，頁 4，註 3。《路史·後紀四》卷 13，〈蚩尤傳〉，頁 109：「阪泉氏蚩尤，炎帝之裔也。」

天下治，神明之至也。蚩尤明乎天道，故使為當時，大常察乎地利，故使為廩者；奢龍辯乎東方，故使為士師；祝融辯乎南方，故使為司徒；大封辯於西方，故使為司馬；后土辯乎北方，故使為李。是故春者士師也，夏者司徒也，秋者司馬也，冬者李也。

60

行文是說，黃帝的德澤浸滲，達到治理的最高境界。他獲得蚩尤而明於天道，得大常而察於地利，又得奢龍、祝融、大封、后土，而辯於東、南、西、北方。所謂「黃帝得六相而天下治，神明之至也」。六相即：蚩尤掌管天時；大常擔任廩者，主掌廩藏；奢龍擔任士師，為庶土群吏之師，教人法紀；祝融擔任司徒，執掌農事；大封擔任司馬，執掌軍事；后土擔任理官，執掌刑事⁶¹。又，從《管子·揆度》篇得知，黃帝是個壟斷國家財富的君主，所以能王天下，是因為他嚴格剷除私人勢力，不許他們獲得山林礦藏的資源，然後天下可得而順牧⁶²。書中論及古今帝王行封禪的道理時，舉例說：

黃帝請問伯高：「我將聚合天下為一家，有什麼辦法可以做到？」伯高回答：「鏟除礦山草木，而設置國營標記，嚴格除去私人勢力的爪牙，天下便可以聚合為一家。」伯高又說：「如果山上出現了礦苗，君主便應當嚴格封禁而加以祭祀。在離封山十里的地方築祭壇，凡到此就命令乘車的人下車步行，步行的人快步經過。若有觸犯禁令的，處以死罪，絕無寬赦，這樣就不會有人來開採了。」黃帝行此政令十年，直到葛盧山（一作葛廬山，地點不詳）暴發山洪，金屬礦石隨之流出，蚩尤接管控制，用來製造為劍、鎧、矛、戟，於是兼併諸侯，釀成伏屍遍野的慘況。⁶³

「蚩尤」似為氏族名，他們具有極高明的天文知識，卻極端殘暴。在取得礦產後，即製造武器和刑具。《尚書·呂刑》記載：「若古有訓，蚩尤惟始作亂，延及于平民。…苗民弗

⁶⁰《管子》依託管仲（名夷吾，字仲）之名成書，有些篇章成於春秋時代，有些是秦、漢增編，大部分成於戰國。本文採用，王冬珍等校注，《新編管子》，（臺北：國立編譯館，2002）下冊，〈五行第四十一〉，頁 985-986。

⁶¹ 參考：湯孝純注譯、李振興校閱，《新譯管子讀本》，（臺北：三民書局，1995），下冊，頁 744。

⁶² 《新編管子》，卷 23，頁 1528 和 1531。原文：「黃帝之王，謹逃其爪牙，不利其器，燒山林，破增藪，焚沛澤，逐禽獸，實以益人，然後天下可得而牧也。」另見同書，〈國准第七十九〉，頁 1558-1560。類似之見解，「黃帝之王，謹逃其爪牙。」

⁶³ 《新編管子》，卷 23，頁 1513-1514。

用靈，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具曰法，殺戮無辜。⁶⁴」宋、元道書記載，帝有天下二十二年，忽有「蚩尤氏」兄弟八十人，獸身人語，銅頭鐵額，不食五穀（原注：食麥飯），啗沙吞石，不用帝命，作五虐之刑，以害黎庶。這是因為蚩尤在葛廬山發金作冶，製成鎧甲及劍，造立兵仗、刀戟、大弩，時人誤以為他們是銅頭、鐵額的怪獸。黃帝徵諸侯伐蚩尤，經過十五旬，均未能剋敵。後得風后、力牧、大鴻、張若之佐助；制三公之職，取合己者四人，謂之四面而理時；得風胡作五牙旗、烽火戰；以神皇為撫軍大元帥，置左右大監；並且，與榆岡合謀共擊蚩尤。

在戰役中，黃帝服黃冕，駕象車，打算和蚩尤大戰於涿鹿之野，卻遭逢蚩尤作百里大霧，不能剋敵。黃帝令風后作指南車，自己歸太山（原書未注，查在今山西太原西南）之阿，慘然而寐。夢見西王母遣道人來賜符，於是置壇祈禱，得一符，廣三寸、長一尺，青色，以血為文。又見天降人首鳥身的玄女來教三宮祕略、五音權謀、陰陽之術，即所謂玄女戰術、黃帝之符和六壬太一盾甲運式法。玄女又傳《陰符經》三百言、授帝《靈寶五符真文》及兵信符，佩之，滅蚩尤。黃帝後來著為圖書，如：《十六神曆》、《勝負握機之圖及法要訣》、《黃帝兵法》三卷、《河圖出軍訣》、《出軍大帥年命》一卷、《出軍大帥立成》一卷、《太一兵曆》一卷、《黃帝出軍新用訣》十二卷、《黃帝夏氏占兵氣》六卷、《黃帝十八陣圖》二卷、《黃帝問玄女之法》三卷、《風后孤虛訣》二十卷、《務成子玄兵災異占》十四卷、《鬼吏區兵法》三卷、圖一卷等。⁶⁵

前述說法將黃帝及其大臣當成許多發明的肇始者，但可資佐證的史料僅一、二書。第一，戰國時代史官著《世本》，於〈作篇〉提及：「黃帝見百物始穿井。黃帝樂，名咸池。黃帝造火，食旃冕。黃帝作旃冕。黃帝作旃，亦曲柄旃，以招土眾也。黃帝作冕旒。黃帝作冕。」又，黃帝命「羲和占日，常儀占月，大撓作甲子，隸首作算數，伶倫造律呂，容成造歷，蒼頡作書，蒼頡造文字，沮誦、蒼頡作書，並黃帝時史官。」大臣之中，「史皇作圖，伯余作衣裳，胡曹作衣，胡曹作冕，於則作屣履，雍父作舂杵臼，胲作服牛（指駕牛），相土作乘馬，共鼓、貨狄作舟，女媧作笙簧。女媧作簧。隨作笙，長四寸，十二簧，像鳳之身。隨作

⁶⁴《尚書》，（漢·孔安國傳，景印宋乾道淳熙間建安王朋甫刊本，國立中央圖書館善本叢刊第二、三種，臺北：中央圖書館，1991）卷12，〈呂刑第二十九〉，頁295。孔安國注：「九黎之君號曰蚩尤」。本人以為，此指九黎之君蚩尤因苗民弗用靈，不信神靈，無法以神靈之事控制苗民，而制之以虐刑。另參：吳璣註譯，《新譯尚書讀本》，（臺北：三民書局，1997），頁174。

⁶⁵《雲笈七籤》，卷100，頁14-18，總頁286-288；《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1，頁11-14，總頁316-318。

箏，竹夷作鼓，…揮作弓，夷牟作矢，…巫彭作醫」。⁶⁶

第二，晉《帝王世紀》記載，在一些發明和制度之建立方面，黃帝「使岐伯嘗味草木，典醫療疾，今《經方》、《本草》咸出焉。其使倉頡又取象鳥跡，始作文字，史官之作，蓋自此始。記其言行，策而藏之，名曰書契。自黃帝以上，穴居而野處，死則厚衣以薪，葬之中野，結繩以治。及至黃帝為築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而易以棺槨，制以書契。百官以序，萬民以察，神而化之，使民不倦，後作雲門、咸池之樂，周禮所謂大咸者也。於是人事畢具，得寶鼎，興封禪，有景雲之瑞，故以雲紀官。……黃帝損庖犧之瑟，為二十五弦，長七尺二寸。黃帝臣容成造歷。黃帝使伶倫於大夏之西，崑崙之陰，取竹解谷，其竅厚均者，斷兩節間吹之，以為黃鐘之管，以象鳳鳴，雌雄各六，以定律呂，以分星次。…命雷公、岐伯論經脈，旁通問難八十一，為《難經》。教制九針，著《內外術經》十八卷。」⁶⁷

宋、元道書與《世本》、《帝王世紀》相比較可知，道教作品極其誇大了黃帝創造發明的功績。一些託名黃帝的作品，則可作為後世修道者的參考。⁶⁸

(三) 一統天下

黃帝與蚩尤的最後一戰在冀州。蚩尤率魍魎魍魎，請風伯、雨師，從天上乘大風而來，命應龍蓄水，以攻黃帝。而黃帝也請風伯、雨師及天下女祆止雨於東荒之地，驅逐應龍以處南極，殺蚩尤與夸父。蚩尤敗於顧泉，在中冀被擒殺，其地因名絕轡之野。蚩尤被殺於黎山

⁶⁶《世本》收入《二十五別史》(齊魯書社)，頁64-68。另見：漢·宋衷注、清·孫馮翼集，《世本》(據問經堂叢書本排印，北京：中華書局，叢書集成初編，1985)，頁2-3。後者〈作篇〉與前書不同，記載較為簡略，云：「黃帝作冕旒，蒼頡作書，沮誦、蒼頡作書。帝女儀狄作酒醪變五味…史皇作圖，宋衷曰：『史皇黃帝臣也。圖，謂畫物像也。』伯余作衣裳，宋衷曰：『黃帝臣也。』…黃帝作旃冕…於則作履，注：『於則黃帝臣也。』…黃帝之世，始立史官，蒼頡、沮誦是其職也。」

⁶⁷《帝王世紀》，頁5-7。另見《帝王世紀》收入《二十五別史》，頁7。

⁶⁸柏明、李穎科著，《黃帝傳》，頁115-116。書之作者據《漢書·藝文志》、《帝王世紀》和《雲笈七籤》等書所記，黃帝及黃帝時人的著作如下：《黃帝四經》四篇、《黃帝君臣》十篇、《雜黃帝》五十八篇、《黃帝泰素》二十篇、《黃帝說》四十篇、《太壹兵法》一篇、《黃帝》十六篇、《黃帝雜子氣》三十三篇、《黃帝陰陽》二十五卷、《黃帝諸子論陰陽》二十五卷、《黃帝長柳占夢》十一卷、《黃帝內經》十八卷、《外經》十九卷、《泰始黃帝扁鵲俞附方》二十三卷、《神農黃帝食禁》七卷、《黃帝三王養陰方》二十卷、《黃帝雜子步引》十二卷、《黃帝岐伯按摩》十卷、《黃帝雜子芝菌》十八卷、《黃帝雜子十九家方》二十一卷、《黃帝出軍新用訣》十二卷、《黃帝夏氏占兵氣》六卷、《黃帝十八陣圖》二卷、《黃帝問玄女之訣》三卷等。

之丘（東荒之北隅），身首異處。黃帝下令葬其首於壽張（原注：縣名鄆州，今山東省鄆城縣），收得蚩尤兵書一《行軍祕術》一卷、《蚩尤兵法》二卷⁶⁹。又，另一說法見《山海經·大荒北經》：「蚩尤作兵伐黃帝，黃帝乃令應龍攻之冀州之野，應龍蓄水，蚩尤請風伯、雨師從大風雨，黃帝乃下天女曰娥，雨止，遂殺蚩尤。⁷⁰」指的是，應龍協助黃帝攻打蚩尤於冀州之野，命他先行蓄水。當蚩尤請風伯、雨師降下大雨時，黃帝則請娥止雨，於是殺了蚩尤。內容與前述不盡相同，姑存錄以備考。

黃帝備戰的心理過程，可從現代出土《黃帝四經》中的《十大經》一窺梗概。該書記載，在討伐蚩尤之前，黃帝請教闍冉：「我想通過頒佈實施各種政令的方法來治理國家，請問應始於何處、終於何處？」闍冉回答：「應該始於完善自身，秉執中正、公平的法度，然後以法度準量他人，外、內交相融洽，就可以終於事情的成功之處。」

黃帝又問：「我自身端正寧靜，我的國家卻愈加不安定，怎麼辦呢？」

闍冉回答：「如果您內心誠實靜定而行為端正，還擔心國家不能安定嗎？」

但是，黃帝仍然覺得並不真正認識自己。闍冉於是建議他不如深伏於淵，以求自我完善，可更有效地克制自己。黃帝於是告別大臣，至博望山修心養性以自求完善，三年，才下山與蚩尤決戰。⁷¹

黃帝與蚩尤決戰至六十多次時，力黑（一作力牧）問該怎麼辦？黃帝主張「正以侍（待）天，靜以須人」⁷²。當黃帝擒獲蚩尤後，命人將他剝成肉醢，並以「上帝」之名，下禁令說：「毋伐吾禁，毋留吾醢，毋亂吾民，毋絕吾道。⁷³」意指不要匱乏我所立的禁令，不要留下我所賜與的肉醢，不要擾亂我邦人民，不要棄絕我所秉持的道。又提出三種禁令，所謂：「行非恒者，天禁之。爽事，地禁之。失令者，君禁之。⁷⁴」是說行事沒有一定的準則，為天道所禁止；違背農事徭役的規律，為地道所禁止；違背法令，則為君主所禁止。黃帝強調他所採取的天道平易，可傳播於下土，施行於九州。因此，王公們宜謹慎施行法令，使人民知所遵

⁶⁹ 《雲笈七籤》卷 100，頁 14-17，總頁 286-288；《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 1，頁 11-15，總頁 316-319。

⁷⁰ 參見：晉·郭璞傳，《山海經》卷 17，頁 4，收入《正統道藏》，（第 37 冊，太玄部、竟字號），總頁 91。

⁷¹ 《黃帝四經今註今譯》之《十大經·五正第三》，頁 292-297。博望山，一在當塗縣；一在四川省宜賓市義興縣境。

⁷² 《黃帝四經今註今譯》之《十大經·正亂第五》，頁 312。

⁷³ 同上書，頁 320。

⁷⁴ 《黃帝四經今註今譯》之《十大經·三禁第十》，頁 357。

循。天有恆定的太陽，人們自然去效法它，如果違背它就會損傷性命，自取敗亡。這便是所謂天道。⁷⁵

黃帝的治國深為後世推崇，《國語·魯語》稱讚他「能成命百物，與明民共財」⁷⁶；《史記》和《大戴禮記》都給他「順天地之紀」的禮讚，反映出其執政的特色，即順應天道。根據《十大經》，〈立命第一〉敘述：過去的黃帝之所以能為人所尊崇，是因為他以守道為根本，講求誠信。他以自身形貌作為萬物的法象、方四面，以輔助一心的明察，而心的明察又可指導對四方的觀審，其進退周旋均能取象於天，取度於地，取法於人。黃帝即位，向三方禮讓，故能為天下人取法的榜樣⁷⁷。即位的盟辭說：

吾受命於天，定立於地，成名於人。唯余一人，〔德〕乃配天，乃立王、三公，立國置君、三卿。數日、曆月、計歲，以當日月之行。允地廣裕，吾類天大明。吾畏天愛地親〔民〕，…吾位不〔失〕。吾苟能親親而興賢，無不遺亦至矣。⁷⁸

黃帝自言奉天命而即位，定立於地上，成名於人間。惟其一人之德足以配天，乃設立王、三公、國君和三卿，通過對日、月、年歲的計算，制訂符合日月運行規律的曆法。自比己德似地一般廣裕，類天之大明；又言，我敬畏天、愛地、親民，帝位便不會失去；我如果再能親愛親屬，提拔賢能，也就再無遺憾。

三、訪道與昇天

黃帝從積極訪道而獲得「至道」，事跡見載於唐、宋、元道教仙傳之中。漢《列仙傳》草具故事之雛形，唐《廣黃帝本行記》增補黃帝訪道昇仙的經過，視之為「先治理其世代而後登仙者」。宋《雲笈七籤》、元《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充實之。三書時代先後不同，而內容大同小異，今以唐本為主，整理如下：

(一) 訪道仙山

黃帝以天下既理，物用具備，乃尋真訪隱，問道求仙，冀獲長生久視。黃帝在治國之餘，心靈久冀指點，到處打聽高人。當時聽說有甯封子這個人擔任陶正之職，正巧有位神人經過，

⁷⁵ 同上書，頁 363。

⁷⁶ 《國語·魯語上》卷 4，頁 166。

⁷⁷ 《黃帝四經今註今譯》，頁 254。

⁷⁸ 同上書，頁 259。

教他掌火之法。甯封子⁷⁹學會火法以後，能出入五色煙，隨煙氣上下，後來道成仙去。又有務光子⁸⁰這個人，是身長八尺七寸之神仙。平常喜愛餌藥養性，好鼓琴自娛。後來，打聽到赤將子輿⁸¹這個人，不食五穀，噉百草而長年。又聽說有容成公⁸²，善於食補導引之術，守生養氣，谷神不死，不僅能使白髮復黑，並且齒落可以復生。黃帝仰慕容成公之道，於是建造五城、十二樓，等候神人的到來。

他隨即四處周遊訪道，遊華山、首山，東到泰山，而與神會通，接訪神人於蓬萊（在山東省蓬萊縣）。回程，乃迎接萬靈於明庭、京兆、仲山、甘泉、寒門、谷口（在長安北甘泉、雲陽）等地。黃帝祭天於圓丘，將求至道，師事九元子，以地皇元年正月上寅日，設齋於首山（原注：河東蒲坂，在今山西省），復周遊以訪真道。黃帝打算往見至人大隗於具茨之山（一名泰隗山，在河南省密縣），以方明、張若等七人為隨從，至襄城之野，卻迷路了。他們遇見一牧馬童子，向他請問具茨山和大隗所在。黃帝嘆異其所知，又向他請教：「如何治理天下？」小童答：「理天下何異於牧馬？去其害馬而已。」黃帝稱天師而退⁸³。至圓丘，據說其國有不死樹，食不死樹的果、葉，人皆不死；有丹鬻之泉，飲之可以長壽。當地本來有巨蛇害人，黃帝用雄黃趕走蛇以後，居住一段時間才離去。黃帝東到青丘（一指山東省廣饒縣，一指神仙所居在南海中），見紫府先生於風山，受《三皇內天文大字》，以劾召萬神，役使羣靈；南到五芝玄澗⁸⁴，飲丹鬻之水；西見中黃子，受九茹之方；北到鴻隄⁸⁵，上具茨山，

⁷⁹ 《列仙傳》卷上，頁1，總頁251；《歷世真仙體道通鑑·甯封子》卷3，頁1，總頁328

⁸⁰ 《廣黃帝本行記》，頁1，總頁199，又補註：「務光子自黃帝至夏時，常遊民間，餌藥養性，好鼓琴自娛。」；《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務光子》卷3，第5-6，總頁330-331，記載：「務光子，夏時人。協助商湯伐夏桀。」

⁸¹ 《列仙傳》，卷上，頁2，總頁252；《廣黃帝本行記》，頁1，總頁199，補註：「至堯時，為木正，能隨風雨上下，已二千歲矣。」；《歷世真仙體道通鑑·赤將子輿》卷3，頁2，總頁329。

⁸² 《列仙傳》卷上，頁3，總頁252；《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容成公》卷3，頁6-7，總頁331，記載：「自稱為黃帝之師，見周穆王，善補導之事，煉精於玄牝，其要谷神不死，守生養氣，髮白反黑，齒落更生，事與老子同，亦云老子師之焉。」

⁸³ 此事亦見：清·郭慶藩注，《莊子集釋》，（原據黎庶昌古逸叢書覆宋本，後根據明世德唐本等校正，臺南市：唯一書業中心，1975），卷8中，〈徐鬼第二十四〉，頁830-833；另參：黃錦鏞註譯，《新譯莊子讀本》（臺北：三民書局，1992），頁281。

⁸⁴ 道教謂八方巨海之中有十洲三島，十洲之中，元洲在北海中，地方三千里，去南岸十萬里。上有五芝、玄澗，澗水如蜜漿，飲之長生。

⁸⁵ 《廣黃帝本行記》作鴻隄，即《雲笈七籤·軒轅本紀》中的洪隄，卷100，頁26，總頁292。今河南省密縣尖山鄉東北部，有一雪花洞原名神仙洞。據說，浮戲山的東北隅，即洪隄。

見大隗君，從黃蓋童子受《神芝圖》七十二卷⁸⁶；登雞山，陟王屋山（山西省陽城縣西南），開石函，發玉笈，得《九鼎神丹注訣》，復受九轉之訣於玄女。南至長江，登熊山、湘山⁸⁷、天台山（在浙江省），受金液神丹之方。

（二）得道之要

黃帝聞廣成子有道，在空同山⁸⁸，廣成子與語至道，授《陰陽經》（一說《自然經》）一卷⁸⁹。兩人間的對話，黃帝曰：「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至道之精？」廣成子曰：「汝佞人之心剪剪者，奚足以語至道哉！」黃帝於是退捐天下，築特室，席白茅，閑居三月。再請問：「治身奈何可以長久？」廣成子曰：「善哉問乎！來！吾語汝。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必靜必清，無勞汝形，無搖汝精，乃可長生。目無所見，耳無所聞，心無所知，神將守形，乃可長生。慎汝內，閉汝外，多知為敗…天地有官，陰陽有藏，慎守汝身，物將自壯。我守其一，以處其和，故我修身千二百歲矣，吾形未嘗衰也。」黃帝再拜稽首曰：「廣成子之調天矣！」⁹⁰

黃帝得道之要後，復周遊四海，車轍馬跡，丹井遺墟往往而有。他登雲臺（山在江蘇省），見中黃丈人；入青城（在四川省）天國之都，見甯先生，受龍躡之經，築壇於山上，封甯先生為五嶽丈人。至峨嵋山（在四川省），向天真皇人請教「真一之道」。皇人問：「子既已管理四海，復欲不死，不亦貪乎？」黃帝曰：「萬兆無主，則相凌暴。今為制法，足以傳後世。私心好道，遠涉四海，幸遇道君，願垂哀告。」帝受道畢，東過廬山，署九天使者秩；次青城丈人，比御史，主總仙官之籍，為五嶽之監司。帝又封潛山君為九天司命，主生死之錄；封霍山為南嶽的佐命之山，乃寫九州山川百物之形，作五嶽之圖，用傳於世。隨後，鍊

⁸⁶《廣黃帝本行記》作十二卷，頁3，總頁200。《歷世真仙體道通鑑》作七十二卷，卷1，頁22，總頁322。

⁸⁷參前註35。《廣黃帝本行記》，頁3，總頁200，「熊山在郡陵，湘山在長沙益陽縣」；《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1，頁22，總頁322，「熊山在召陵，長沙也。湘山在長沙益陽縣」。

⁸⁸《廣黃帝本行記》及宋、元道書云：「非止一處」。亦作崆峒，一說梁國虞城東三十里，在今河南省虞城東。另一說在今甘肅省平涼縣西崆峒山。清·郭慶藩注，《莊子集釋》，卷4下，〈在宥第十一〉，頁379之註2：空同山，涼州北界。一曰在梁國虞城東三十里。

⁸⁹《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廣成子》卷2，頁2-3，總頁312-325。一說以廣成子，一號力默子，作《道成經》七十卷。

⁹⁰《廣黃帝本行記》，頁4，總頁201。該文字取自《莊子·在宥》，可見道書受莊子的影響。參閱：《莊子集釋》，卷4下，〈在宥第十一〉，頁381。

石於縉雲之山（在浙江省），藏兵法勝負之圖及六甲陰陽之書於苗山⁹¹。帝又與諸侯合符瑞於釜山，奉事太一元君，受易形變化之術，藏於空同之巖。在玄女和素女處，得傳還精補腦之術。玄女並授帝「如意神方」、《陰符經》義，能內合天機，外合人事。帝所治理之天下：南及交趾，北至幽陵，西極流沙，東界蟠桃。⁹²

（三）鑄鼎昇天

黃帝晚年，欲捐棄天下去修道。便說：「吾聞在有天下，不聞理於天下，我勞天下久矣，息駕玄圃（原注：玄圃在崑崙山上，有黃帝宮），以反余真也。」黃帝脩封禪之禮畢，乃採首山之銅，鑄鼎象物，鼎成，以象太一於雍州（原注：虢州湖城縣，舊名鼎州馮翊懷德縣荆山，今日皇天原是也）⁹³。據說此鼎知吉知凶、知存知亡、能輕能重、能息能行，不灼而沸、不汲而盈，自生五味，真神鼎也。黃帝遂鍊九鼎之丹服之。以丹法傳於玄子，重盟而付之。丹經藏於九疑（一作嶷）之東、委羽之山。帝又書《靈寶五符真文》，一通藏鍾山；一通藏宛委之山。⁹⁴

他聽說有一位馬師皇⁹⁵這個人替龍治病，待龍痊癒後，乘龍仙去。於是黃帝占卜擇日等待龍來。果然一天，有黃龍垂鬚下迎。黃帝乃乘龍，與道友無為子及臣僚七十二人等昇天。一些小臣雖然想跟隨黃帝登天，卻攀斷龍鬚，墜地，於是抱著黃帝的弓大哭。相傳此弓稱「烏號」，地名稱皇天原，亦名鼎湖。其後有臣左徹削木為黃帝像，率諸侯朝奉之。臣僚追慕，取几杖立廟而祭，或取衣冠墳墓而守，是以有喬山之塚（《史記》橋山，原注：在上郡周陽

⁹¹《廣黃帝本行記》，頁 5-8，總頁 201-203。註文：「今在越州，亦名玉笥山。禹集羣臣言功之所，故曰：會稽山。」《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 1，頁 22，總頁 322。後書與前書不同，記載：「南至青城山，禮謁中黃丈人，乃問登雲臺山，見甯先生，受龍敲經。」

⁹² 查交趾城在雲南省西疇縣，郡在安南；幽陵即幽州，在河北奉天；蟠桃，一作蟠木，在度索山。參見：《廣黃帝本行記》，頁 8，總頁 203；《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 1，頁 23，總頁 323。註文：「蟠桃在度索山，出《山海經》。」《山海經》：「東海有山名度索山，有大桃樹，曲盤三千里。」

⁹³《廣黃帝本行記》，頁 9，總頁 203。查荆山舊治在陝西省富平縣，今歸西安市閻良區。另見：《雲笈七籤》卷 100，頁 28，總頁 293，記載：「采首山之銅，將鑄九鼎於荆山之下，以象太一於雍州（原注：虢州湖城縣有石，記述黃帝鑄鼎於此。舊日鼎州弘農郡。《地理志》云：馮翊懷德縣南之荆山是也。」《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 1，頁 23，總頁 323，記載：「采首山之銅，鑄九鼎於荆山之下，以象太一於州。」

⁹⁴ 出處同上。查九疑山在湖南省寧遠縣，委羽之山在浙江台州。鍾山、宛委之山皆在浙江。

⁹⁵《歷世真仙體道通鑑·馬師皇》卷 3，頁 2，總頁 329。

縣，有橋山。又虜施縣有黃帝祠，坊州橋山有黃帝冢)⁹⁶。後世追懷黃帝，在其遊歷之處設祠。五百年後，喬山塚崩，惟劍與赤烏在焉，一旦亦失。相傳黃帝在位一百五年，自其上仙之後，昇天為太一君；其神為軒轅之宿，在南宮為黃龍之體象。後來人們祭享之，列為五帝的中方君以配天，黃帝土德，中央之位，以主四方。自後子孫一脈相承，少昊、顓頊、帝嚳、堯、舜、禹、湯至周武王姬發，均黃帝族裔。⁹⁷

有關黃帝的祭享，至遲在周朝已開始。根據《呂氏春秋·十二紀》⁹⁸和《禮記·月令》⁹⁹記載，按五行和節令祭祀五方五帝的儀禮，崇祀之對象為：東方太皞屬木、南方炎帝屬火、中央黃帝屬土、西方少皞屬金，以及北方顓頊屬水。西漢黃、老之學盛行，黃帝的神格化也具體呈現在當時作品中。西漢·淮南王劉安著《淮南子》卷二十四記載，黃帝為「生出陰陽的天神」，與生耳目的「上駢」和生臂手的「桑林」三者，俱為神。東漢·許慎註：「黃帝古天神也，始造人之時，化生陰陽。上駢、桑林皆神明。女媧王天下者也。七十變造化，此言造化治世，非一人之功也。¹⁰⁰」宋·天台山道士王松年撰《仙苑編珠·序》說：

竊詳三古之前，百王之後，修真學道，證果成仙者，何代無人？…自開闢以來，皆是聖帝明王作神仙宗，為造化祖，何者？如盤古為元始天王，天皇氏為扶桑大帝，伏羲氏為青帝，祝融氏為赤帝，軒轅氏為黃帝，少昊氏為白帝，顓頊氏為黑帝。至於高辛、唐虞、夏禹、周穆、漢文，並在仙籍。¹⁰¹

以此，顯示出道教觀點，是以上古聖帝明王如盤古、天皇、伏羲氏、祝融氏、軒轅氏、少昊氏、顓頊氏等，皆為神仙宗祖。《仙苑編珠》中，以〈伏羲八卦，軒后五篇〉為題，引《經》云：「軒轅黃帝登峨嵋山，遇天真皇人授以《靈寶五符》，治世三百年，乃鑄鼎荆山鍊丹，丹成，有黃龍下迎，羣臣同昇者七十二人，以符藏於苑委山。¹⁰²」所謂「軒后五篇」，

⁹⁶ 《廣黃帝本行記》，頁10，總頁204。另參註40。

⁹⁷ 出處同上。

⁹⁸ 《呂氏春秋》，（清·四部備要子部，據畢氏靈巖山館校本校刊，北京：中華書局），〈十二紀〉，散見於卷1-12。

⁹⁹ 清·孫希旦撰，《禮記集解》，（十三經清人注疏本，北京：中華書局）卷16-17。另見：姜義華注，《新譯禮記讀本》（臺北：三民書局，1997），〈月令第六〉，頁226-263。

¹⁰⁰ 漢·劉安著，許慎注，《淮南鴻烈解》卷24，〈兵略訓〉，頁5，《正統道藏》，（第47冊，太清部，動一疲字號），總頁581。原文：「黃帝生陰陽，上駢生耳目，桑林生臂手。此女媧所以七十化也。」

¹⁰¹ 宋·王松年撰，《仙苑編珠》，序，頁1，收入《正統道藏》，（第18冊，洞玄部，惟字號），總頁412。

¹⁰² 《仙苑編珠》，卷上，頁2，總頁412。說明：1.五篇，指《靈寶五符》；2.所言《經》名不詳。3.「苑」

指的是黃帝得道之後，書《靈寶五符真文》¹⁰³藏於名山而傳之的事。宋《雲笈七籤》卷三，〈道教本始部·道教所起〉記載：「尋道家經誥，起自三元，從本降迹，成於五德。以三就五，乃成八會。其八會之字，妙氣所成，八角垂芒，凝空雲篆。…有道即現，無道即隱。蓋是自然天書，非關倉頡所作。今《靈寶經》者，則是天真皇人於峨嵋山授於軒轅黃帝。又天真皇人授帝鑿於牧德之臺，夏禹感降於鍾山，闔閭竊闕於句曲，其後有葛孝先之類，鄭思遠之徒，師資相承，蟬聯不絕。¹⁰⁴」而黃帝以丹經、符法傳道的意義即，他擔負了道家經誥承傳的使命，至今道士們仍極其珍視道教真經之傳的重要性。

結論

黃帝這個人，《國語·魯語》讚賞他「能成命百物，與明民共財」。《管子》則認為，黃帝任使六相，神明之至。不僅能積極剷除私人勢力，而且利用封禪的祭祀行為制止礦藏外流，妥善控管國家財物。漢·戴德《大戴禮記》引用孔子的觀點以及司馬遷著《史記》也都給予黃帝極高的歷史評價，以其能「順天地之紀，幽明之故，死生之說，存亡之難」。

人往往從生死存亡問題的疑惑中，啟動其對於生命本源的根柢探求。而在這裡，哲人智者將有關生命的諸多問題投射在黃帝身上，從而反映出一種探求生命真相的終極關懷。在《莊子·知北遊》中，黃帝已經成為一個體道、行道的人。莊子敘述，「知」這個人問道於「先為」：「何思何慮則知道，何處何服則安道，何從何道則得道。」「先為」已經得道，故不知怎麼回答。他轉而問「狂屈」，「狂屈」說了一半，就忘記自己想說什麼了。於是「知」反於帝宮，見黃帝而問焉。黃帝曰：「先思先慮始知道，先處先服始安道，先從先道始得道。」黃帝與「知」的對話，直論述至「為道」的方法，說：「為道日損，損之又損之以至於先為」。又說：「生也死之徒，死也生之始，孰知其紀！人之生，氣之聚也；聚則為生，散則為死。若死生為徒，吾又何患！」¹⁰⁵

從史家撰寫的黃帝傳記，我們可以看到：現實生活中的他，是個成功的君主，可怕的敵人。他與炎帝爭奪領導權，一一討伐天下之不順服者，未嘗安寧定居。他與蚩尤頻頻征戰，也還準備伺機而動，繼續出征，直到蚩尤敗死才止。對於黃帝與炎帝之戰，西漢·淮南王劉

字當為「宛」字之誤，詳前文。

¹⁰³ 參考註 89 和 90。

¹⁰⁴ 《雲笈七籤》卷三，〈道教本始部·道教所起〉，頁 2-3，總頁 112-113。

¹⁰⁵ 《莊子集釋》，卷 7 下，〈外篇·知北遊第二十二〉，頁 729-731。

安曾經抒發己見說：

古之用兵者，非利土壤之廣而貪金玉之略，將以存亡繼絕，平天下之亂，而除萬民之害也。…兵之所由來者，遠矣！黃帝嘗與炎帝戰矣！…夫兵者，所以禁暴討亂也，炎帝為火災，故黃帝擒之。…教之以道，導之以德而不聽，則臨之以威武，臨之以威武而不從，則制之以兵。¹⁰⁶

黃帝所處新石器時代的生活，大致是從遊牧部落的社會，進入農業、畜牧的階段。當時劇烈的征戰促成武器技術的進步，一些發明如宮室、弓矢、舟車、鼓、指南車、播種五穀、蠶絲製衣以及各種醫藥技術，經常被歸功於黃帝時代的貢獻。就政治的角色而言，軒轅黃帝是在神農氏衰微，諸侯互相攻伐、凌虐百姓的情況下崛起，他帶給了人民相對地比較安全穩定的生活，在歷史上是一位聖德的帝王。

自漢《列仙傳》起，經唐、宋、元不斷增編的道教記載裡，所呈現的黃帝不僅是一位聖德的君主，同時也是一位熱衷修道的至性之人。黃帝初期統治的大同世界，專務於法教，使百姓修德；而他本人也訪道、傳道，擔負了人類早期社會知識的建立與承傳的使命。這位奠定中國文化基礎的中方君—黃帝，土德，位在中央，以主四方。他草創帝國的規模，設立官員，各司其職；開始了種種的建設、發明與制度，改善人民生活，制訂天文曆法，使農時有序，人民的起居生活有節。後來的道家推崇其執政清靜無為，文治武功頗受後世美化為一理想世界。而黃帝以道立法、為萬民創造福祉的聖王形象以及一生探求生命究竟，修道行德，鑄鼎昇天的精彩紀錄，對具有宗教情操的人而言，則構成一幅尋真訪隱，遊歷名山，以求取至道的藍圖。

參考書目

一、古代文獻

《二十五別史》，劉曉東主編，陸吉校點，濟南：齊魯書社，2000。

《大戴禮記解詁》，清·王聘珍撰、王文錦點校，北京：中華書局，1983。

《山海經》，晉·郭璞傳，收入《正統道藏》第37冊，太玄部、竟字號。

《太平御覽》，宋·李昉等撰，上海涵芬樓影印宋本，北京：中華書局，1998。

¹⁰⁶《淮南鴻烈解·兵略訓》卷22，頁1-2，總頁552-553。

- 《世本》，漢·宋衷注、清·孫馮翼集，據問經堂叢書本排印，北京：中華書局，叢書集成初編，1985。
- 《正統道藏》，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77。
- 《史記》，西漢·司馬遷，臺北：鼎文書局，1977。
- 《列仙傳》，漢·劉向著，收入《正統道藏》第8冊，洞真部，記傳類，海字號。
- 《尚書》，漢·孔安國傳，景印宋乾道淳熙間建安王朋甫刊本，國立中央圖書館善本叢刊第二、三種，臺北：中央圖書館，1991。
- 《帝王世紀》，晉·皇甫謐著，叢書集成初編，北京：中華書局，1985。
- 《莊子集釋》，清·郭慶藩注，明世德唐本等，臺南市：唯一書業中心，1975。
- 《黃帝四經今註今譯》，陳鼓應譯註，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6。《漢書》，東漢·班固，臺北：鼎文書局，1983。
- 《新唐書》，宋·歐陽修、宋祁，臺北：鼎文書局，1985。
- 《新編管子》，王冬珍等校注，臺北：國立編譯館，2002。
- 《新譯莊子讀本》，黃錦鉉註譯，臺北：三民書局，1992。
- 《新譯管子讀本》，湯孝純注譯、李振興校閱，臺北：三民書局，1995。
- 《新譯尚書讀本》，吳璵註譯，臺北：三民書局，1997。
- 《新譯禮記讀本》，姜義華注，臺北：三民書局，1997。
- 《路史》，宋·羅泌，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383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 《國語》，清代明道本，四部叢刊影印明代翻刻公序本，臺北：里仁書局，1980。
- 《雲笈七籤》，宋·張君房集，收入《正統道藏》第37、38冊，太玄部，以字號。
- 《廣黃帝本行記》，唐·王瓘，收入《正統道藏》第8冊，洞真部，記傳類，海字號。
-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元·趙道一編，收入《正統道藏》第8冊，洞真部，記傳類，海字號。
- 《禮記集解》，清·孫希旦，十三經清人注疏本，北京：中華書局，1995。

二、現代專書

- 王青，《漢朝的本土宗教與神話》，臺北：洪葉文化，1998。
- 王叔岷，《莊學管闖》，臺北：藝文印書館，1978。
- 中華炎黃研究會等編，《黃帝故里故都在新鄭》，鄭州市：中州古籍出版社，2005。
- 印順，《中國古代民族神話與文化之研究》，臺北：正聞出版社，1994 四版。

- 朱天順，《中國古代宗教初探》，臺北：麥芽文化，不著撰年。
- 余明光，《黃帝四經與黃老思想》，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9。
- 吳光，《黃老之學通論》，杭州市：浙江人民出版社，1985。
- 周一謀譯注，《馬王堆漢墓出土房中養生著作釋譯》，香港：海峰出版社，1992。徐旭生，《中國古史的傳說時代》，北京：科學出版社，1960。
- 何光岳著，《炎黃源流史》，南昌市：江西教育出版社，1992。
- 柏明、李穎科著，《黃帝傳》，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90。
- 陳麗桂，《戰國時期的黃老思想》，臺北：聯經出版事業有限公司，1991初版，2005初版二刷。
- 章太炎，《章太炎全集》，第4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 郭大順，《追尋五帝》，香港：商務印書館，2000。
- 森安太郎著、王孝廉譯，《黃帝的傳說—中國古代神話研究》，臺北：時報出版公司，1988。
- 雷敦蘇(Edmund Ryden)，《黃帝四經》(*The Yellow Emperor's Four Canons*)，臺北：光啟出版社、利氏學社，1997。
- 魏啟鵬，《馬王堆漢墓帛書《黃帝書》箋證》，北京：中華書局，2004。
- 錢穆，《黃帝》，臺北：東大圖書，1978初版，1996第4版。
- 傅斯年，〈黃夏東西說〉，《慶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歲論文集》，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外編第一種，1935，臺北南港：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景印，1992。
- 劉文學，《黃帝故里文獻錄》，鄭州市：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
- 蘇秉琦，《華人·龍的傳人·中國人》，瀋陽：遼寧大學出版社，1997。
- 顧頡剛編著，《古史辨》，第5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三、期刊論文

- 王北辰，〈黃帝史跡涿鹿、阪泉、釜山考〉，《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44年第1期。
- 王北辰撰，〈橋山黃帝陵地理考〉，《西北史地》1995年第2期
- 王叔岷，〈黃老考〉，《東方文化》13卷第2期(1974.7)。
- 王婆楞，〈略談黃老學派〉，《人文雜誌》1957年第2期。
- 唐蘭，〈馬王堆帛書老子乙本卷前古佚書的研究〉，《考古學報》1975年第1期。章太炎，

- 〈中華民族解〉，所著《章太炎全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 許抗生，〈略論黃老思想的產生和演變〉，《文史哲》1979年第3期。
- 黃留珠，〈對漢初崇尚黃老之學的剖析〉，《人文雜誌》1979年第2期。
- 張耀民，〈黃帝冢在寧州羅川縣東八十里子午山〉，《甘肅社會科學》1994年第1期，頁114-116；
〈黃帝冢原址考〉，《西北史地》1994年第1期。
- 劉家齊，〈黃帝和夏朝年代考〉，《安徽史學》1994年第2期。
- 傅斯年，〈夷夏東西說〉，《慶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歲論文集》，（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外編第一種，1935，臺北南港：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景印，1992）。
- 鄭素春，〈軒轅黃帝的訪道與昇天〉，《性與命》第11期（2001.12）。
- 蘇秉琦，〈關於仰韶文化的若干問題〉，《考古學報》1965年第1期。
- 錢穆撰，〈劉向歆父子年譜〉，收入顧頡剛編著，《古史辨》第5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 顧頡剛，〈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收入所著《顧頡剛古史論文集》第1冊，（北京：中華書局，1988）。
- 顧頡剛，〈五德終始說下的政治和歷史〉，收入所編《古史辨》第5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作者簡介

鄭素春臺北市人，1961年出生

國立政治大學邊政所碩士、法國高等社會科學研究院歷史與文化博士

1997年至2003年任教於私立真理大學宗教系、所助理教授

現任私立東南技術學院通識教育中心專任副教授，兼任輔仁大學宗教系碩士在職專班

專長：蒙元歷史、中國思想史、道教史、宗教人類學

著作：《全真教與大蒙古國帝室》（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7）；《元朝統治下的茅山道士（1960-1368）》（臺北：蒙藏委員會出版，1999）；《道教信仰、神仙與儀式》（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02）

The Yellow Emperor in Taoist Records of Divinities

Cheng Suchun

Associate Professor of General Education Center,

Tung Na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Abstract

The Yellow Emperor, Gongsun Xuanyuan, is the first Emperor in the History of Five Emperors in the *Shiji (Records of History)*. He is also the first Emperor who ascended via Daoist practice. According to the history, after defeating the Emperor Yan, Shennong, and killing Chiyou, he became the ruler (the son of the Heaven). In the *Liexian Zhuan (Legends of Divinities)*, Liu Xiang (77 BC-8 BC) regards Xuanyuan as a Emperor, who achieved great accomplishments and deeds. In Daoist records from the Tang, Song, and Yuan Dynasty, experiences from his learning and practice of Daoism leading to his ascension were revealed as well.

This essay on the Yellow Emperor was written for the seminar of “Religious Wisdom and the Wise”, held by the Department of Religious Studies, 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 The Yellow Emperor is the focus of the essay mainly because even now he is a living character for most people who identify with Chinese culture, and consider themselves as his descendants. Through the history of the Yellow Emperor, they come to know the lives of their elders, and learn from their ancient experience. By casting the light on the Yellow Emperor, philosophers of religion try to seek answers to questions of life and death from his life. Their ultimate concern is to explore the truth of life. Representing the wisdom of life, the words of the Emperor, embody morality and praxis, while he is employed as the symbol of wisdom. The legend of the Yellow Emperor, though half-real and half-fictitious, has a great influence on the religious life.

Since the deeds of the Yellow Emperor of Daoists are partly history, partly myth, the essay can not be conceived of as a historical study or mythological research. It is research into Daoism. The article refers to the *Guang Huangdi Benxing Ji (The General Records of Yellow Emperor)* in the Tang Dynasty, the *Yunji Qi Qian (Seven Lots of Cloud Notes)* in the Song Dynasty, the *Lishi Zhenxian Tidao Tongjian (The General Study of Divinities' Dao-Experiencing)*, and other historical texts. It is divided into three parts: the biography of the Yellow Emperor; his inventions and political accomplishments and the story of his learning the Dao and ascending to heaven, including his political career and religious involvement and his role in inheriting and passing on the knowledge of Daoist practice in the history.

Keywords: Yellow Emperor, Daoist Records of Divinities, Record of Xuanyuan, Records of Five Emperors